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八

左編

鎮類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

單于大都護振武庫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附屬
藉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
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
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州守捉使國
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
自稱留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明年僖宗
卽位乃拜赫連鐸大同節度使以李均爲代北招討
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哥嵐軍
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
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

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距雄武軍其
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遂還可舉追
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鞬鞞
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鷁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
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在鞬鞞久之鬱鬱不
得志又常懼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
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黃巢
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恩發沙陀先
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
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

韃靼承至以爲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開過太原、求發兵錢、節度使鄭從譙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阮、巢黨驚曰、鴟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勣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先入、戰望春、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拔陳州、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

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腕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餘滅燭匿克用於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總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大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

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何克用率與處存共誅之
因偽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
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旣不肯
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
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
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
得襄王溫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
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
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
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

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與元罪當誅可
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
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
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
副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
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
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
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
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
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

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鐸克用出兵并徑擊鐸且以書招鐸而急攻其平山鐸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關廷京師大怒濬命遽止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爲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

李存勗

李存勗克用長子也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

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鵝鵝。后翡翠。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驍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忠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

竟未許之存昂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
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
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
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
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
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
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
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
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
共攻潞州康懷貞至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

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内外斷絕晉王疽發于首病篤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言終而卒存勗嗣立以存璋爲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旣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主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李茂貞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

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王發晉陽軍
千黃礮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
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霧進兵直抵
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
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
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
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
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
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自服大慟幾絕城中

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

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奸盜。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覓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詔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

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鎮定自梁主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彊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涿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延隱監魏博兵二千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

狀圖敘錄
是晉王著
數合我之
交離敵之
親為滅果
張本

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則
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我此城之人。今為虜矣。
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
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真定州。講和如
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黨。使
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非
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
使者至晉陽。義武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
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
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

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故昏媾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非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讐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日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

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乘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
交錯于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
年號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
將兵擊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博羅周翰兵合
四萬軍于邢洺王景仁等進兵柏鄉趙王鎔復告急
晉王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
千以從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
人問之曰初發落陽梁王有何號令對曰梁王戒
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
州雖以缺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晉王進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敗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驄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

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矣今歷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難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遑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

晨時邢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顯然而
與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
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
保高邑乾化元年柏鄉北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
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
而詭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
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二千
歷梁壘門而詭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
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
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步晉

晉王果銳
每以特重
救有功

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反
還卒二百。援楸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
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
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
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
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
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
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
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
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哺。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

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勗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餽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梁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土兵，旬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有章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军繼之，移檄河北。

州縣諭以利害。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
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
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趙王鎔以楊師厚
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
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
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朕有侵軼。僕自帥衆當
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
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
趙之交遂固。梁主奔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
合。棗彊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

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旣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擊攻，拔之，無間。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梁主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

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蓐縣存審謂史建瑋李嗣
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蓐
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蓐縣必西侵深
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
下博橋史建瑋嗣肱分道擒建瑋分其麾下爲五
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
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
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
去曰我爲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蓐縣未下梁主
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始至縣西未及

置營建塘。副肱各將三百騎執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白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驚。燒營夜遁。迷夫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明旦乃至冀州。修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旣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梁主發貝州。五月甲申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

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
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六月戊
寅郢王友珪弑梁主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卽位大
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
名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
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
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
使趙岩判官邵贊言于梁主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
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
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

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
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爲然。魏兵皆父
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
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
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
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
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
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
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得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
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扞白刃。上

剽掠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
彥復請澶魏二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
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誅使者再返彥裂詔
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詎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
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
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
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
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
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
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頴犒軍密言于

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勁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脇王師，殘震百姓，數日中，匝馬訢寃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牙爪，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涇

水趣魏縣。晉主畱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塘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郭夾河爲營。梁主聞魏博叛。大悔懼。遣節度使王檀將兵屯楊劉。爲郭聲援。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主入府城。慰勞旣入。德倫上印節。請主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

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勁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嘩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

城之滄貝不可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西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城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岩爲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將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

虜逼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
爲虜啗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
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
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
自黃澤西去晉人惟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
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環往來晉王曰吾
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婦
爲人執旗秉鹽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
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于決戰計彼
行繞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

堽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智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脩、鄆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脩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鄆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鄆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陣宋口、踰漳水而次於宗城、鄆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兵乏食、鄆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鄆、再宿至南宮、追騎擒其斥候者數十。

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鄴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鄴宮而過。入臨清。鄴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鄴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鄴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鄴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數戰。梁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環攻澶州。拔之。執李岩送東都。梁王以楊師厚故將。楊廷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鄴。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

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主以詔書讓鄩老帥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鄩決勝之

策鄴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怒責鄴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肌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鄴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鄴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隋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鄴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鄴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

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鄆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紫
下斬俘千計。冬十月，劉鄆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
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二年春二月，
梁主屢趣劉鄆戰，鄆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
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鄆聞之，奏請
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
茲。」一舉將軍勉之。鄆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
會于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
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鄆自莘縣悉衆至
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

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鄆見之驚曰。晉王鄆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鄆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鄆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鄆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

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
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
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
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
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
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
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
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
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植引兵
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

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
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梁主
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
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磁州、刺史
靳紹走、擒斬之、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卽以
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洺
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鄩旣敗、
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惑、晉王進兵
距梁軍十里而舍、初、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
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

日環與彥章治兵於野。環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環疑彥章與晉通謀，環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環益疑之，密譖之於上。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謀，因享士，伏甲兵。彥章以朱珪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荆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

堅壁不動幸而一與悉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禍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晉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弃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戍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救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鎗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

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欲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

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懌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吳褒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

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晉王自領
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
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孟知祥俱
爲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
中門副使崇韜側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
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處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
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
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夏四月賀瓌攻得勝南城口
道俱進以竹竿聯艤數十餘艘蒙以牛革設艤戰
格如賊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

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鰲臃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遣効節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鰲臃，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鰲臃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鰲臃旣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盡。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

屯行臺村八月賀瓚卒以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洹魏至頓丘遇晉兵
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
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州饋糧相繼晉奔獲馬
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行
竿鉞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垂橐
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餘月而成人服其智冬十月
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非城自與梁人爭大小
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右擊塘與梁人戰于河
陽梁人雖致塘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

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
迫。俱得免。敬塘以是親愛之。敬塘李嗣源之壻也。十
一月王瓚領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
糧於澹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
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
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
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
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旣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
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陽。梁主召王瓚
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

以拒晉人。蜀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又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二十餘年。爲王招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

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不聽。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同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

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段凝素忌鄆，因譖之於帝。帝曰：鄆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鄆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醜之卒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囚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岩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

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惧、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叅軍。遣人賚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

攘除寇敵自聞變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劍自刎顧無
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勸之復寃習等
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
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
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
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
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
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王使李存審李嗣
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僕慕僚
齊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 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

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
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
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
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兵備之、遂分兵屯
涇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入
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脩、思遠至魏店
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
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
重壘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
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

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寶閣築壘以圍鎮州、決漳
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
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
脩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
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
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寶、張處
瑾遣兵千人遞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
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墻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
鎮兵發矢中其胸、嗣昭箠中矢盡、拔矢於胸、以射之、
一發而墮、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

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閻寶慙憤疽發於背。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漳。汜水爲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操歛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卽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檀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

之一梁軍復振梁主以張朗爲衛州刺史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雨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闕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有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綫以納晉兵比明單登執處瑾送行營趙人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待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

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
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旣葬請
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
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
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
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
命嗣昭子獲喪歸葬晉陽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
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
囚之計令士卒劫已爲質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
安義以繼韜爲留後三月李繼韜爲留後終不自安

幕僚魏琢牙將申家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
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
以繼韜爲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卽
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
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
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
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叛人
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邠州將盧順密
來奔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
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順守邠州順密言于唐主曰

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願皆失衆心。可襲取之。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遣嗣源將所都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北。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願奔大梁。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

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節度使。梁主聞郾城失守。大懼。斬劉遂嚴。懸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陛下弃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聞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欽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

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其輜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惕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鑼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

守脩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
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滑州輒於中
流交國飛矢雨集或全身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
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
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
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
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還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
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唐主引兵救
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略獵六月乙
亥至楊劉築兵壘壘重複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

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謀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唐主。延光因言於上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上從之。遣崇韜

將萬人擁發偕遁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
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
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父子急攻新城連
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
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
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上上自楊劉引大軍
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爭氣大呼叱梁軍梁
人斷絕連艦唐主熾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
唐主不從秋七月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奔鄆

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歎彥章尤其深入帝遣其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鄒家口解場劉圍走保楊村唐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渴死者且萬人委弃貲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聞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

章所殺相與協力領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纔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便將兵會董瑋攻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還興唐梁主帥於滑州決河東北曹漢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

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
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康延孝帥百餘
騎來奔。唐主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
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
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已來。專率歛行伍以奉
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
勅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夾號澤潞
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
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
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

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師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畱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契。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旣至。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人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遷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

奏至朝城上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
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冬才月唐主遣魏因夫人
劉氏王子繼輟歸與唐與之次日事之成敗在此一
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壬申唐主以
大軍自楊劉渡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
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
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
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鉄
槍也收稍朴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
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

子。關雞小兒何足畏。至是上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彥章之林。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

力也。鄴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康延孝固請亟取人。
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
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
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
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
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
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
騎前驅，上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
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中發主都昇王彥章自隨。
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

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上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岩謂從者曰吾待溫許許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殺梁主因自殺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流潞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垂

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讐、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發、叛兄弃母、負恩背國、宜與岩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

授龍武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
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
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輩珍貨數十萬偏賂劉夫人及
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詔
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
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加崇韜守侍
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
隱願亦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
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
崇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

弟存紀等九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
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屠
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鏤
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
曰李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
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
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
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李繼韜憂
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
資百萬。乃與偕行。資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

遺伶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奸人所惑耳
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乃求哀于劉夫
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
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世被誅并斬繼遠
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
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
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
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遠棄信虧義沮四
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謂將佐曰幾不免虎口
新朝言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子計指上

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
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慮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
舊兵爲戰守之脩同光二年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
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蓄者不以貴賤並
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
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
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于政事旣而復置
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畱闕下軍府之政皆監決
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帝以義武
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建陽張憲曰此以行宮闕

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
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此
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
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
忘天而背本不祥莫大焉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
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
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徙李嗣源
爲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
後信伶宦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覲
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

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
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上又命
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
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
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
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帝至洛陽。
昭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府爲鄴都。帝與宰相議伐
蜀。咸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
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
目辰疑亡國之將。奸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

卷之三
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
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
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以魏王
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
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岌崇韜至蜀蜀主
王衍降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
輦艱澁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曰
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
有顧妻鬻子者老弱採蔬于野百十爲羣往往餓死
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子

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澤泊壬午宿龔澗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唐遣宦者馬承珪使蜀劉后自爲教與繼勳命殺崇韜同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勾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惧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

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
侍中功高於我今日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則讒
人獲罪矣繼麟入朝魏王通謁李延安獻蜀樂工二
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
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景進
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宦官因
其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
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
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爲
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

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三月以李紹宏爲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最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畱屯貝州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

門者白畱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吸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晷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晷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晷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

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俱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進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直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以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旣爲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擊之、賊旣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

有奸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
逆戰是夜戰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
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卽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
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
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
衆推在禮爲魏博留後且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
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
使以聞從馬直指揮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
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得斬
而退由是亦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

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及侍衛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旣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帝以內外所薦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嗣源至鄴、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

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諂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衆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

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
惟命是聽嗣源詭詭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
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
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爲亂兵
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
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畱使
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
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
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
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

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

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

白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帝還過髡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

感聖恩，帝流涕而已。亂兵開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負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虜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業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自令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

城李嗣源自立爲帝、天成二年、子從恩爲河南尹、從

榮爲北都留守、從容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

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

謂從厚也

恭謹好善、親

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

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其佐楊思權曰、我其廢

乎、思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

人惧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

弗之罪、及贇人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驍

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

皇弟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跨僕馬、習尚

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而
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
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
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
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幸。唐主賞嘆其言
而不能用也。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三年。秦
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
和。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旣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
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
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

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
命澤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
陽以部將劉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唐主疾作大
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
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
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兵入侍先制權
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昭爲贊曰吾欲
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脩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
宜竭心忠孝不可妄言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
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上叔妃孟

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康義成謀之義誠竟無言從
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贊第語
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
門見弘昭義誠漢瓊贊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
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候秦王
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不對監門白秦王
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
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
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度置勿驚百
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

吾與汝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章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十一月唐主亶殂子從厚立